

诗人们说: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可以通过货币购买,唯有诗,依然是与诸神对话的神圣事业。  
读者们问:诗歌是为了让人欣赏的,你写的,我看不懂,有何用?

# 严肃点! 我们讨论的是诗歌现状 活泼些! 我们是在为人民写诗

编者按:

近日,在一场“中国好诗·第一季”朗诵会现场,人民需要什么诗的问题之后被提了出来并引发争鸣。现场有一个老年听众气愤地提问,究竟这“中国好诗”是谁封的?

一方面与诗有关的新闻时不时在大众眼前活跃,一方面诗歌边缘化的争议又不绝于耳。我们不禁想问:什么样的诗歌才

可以为人民所喜欢?

诗人们说: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可以通过货币购买,唯有诗,依然是与诸神对话的神圣事业。

读者们问:诗歌是为了让人欣赏的,你写的,我看不懂,有何用?

本期,我们请来了5位诗人一起探讨: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诗歌?

诗歌不应该是  
自娱自乐甚或颓废情绪宣泄的产物

乔延凤

(当代诗人、学者,安徽大学教授,国家一级作家)

我觉得,我们当  
前的时代,当前的社  
会,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诗歌。诗歌是人民的心声,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和引领,它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诗歌现在逐渐边缘化了,离人民大众越来越远了。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一些人将诗歌引向了狭小的个人圈子,甚至公开宣扬“小众化”,自娱自乐,更不应该的是,使诗成为一种不良情绪甚至颓废情绪的宣泄;另外,形式上因为“西化”,脱离了艺术欣赏的民族习惯;还有艺术批评的缺位。这些,造成了非诗、庸诗的泛滥,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这是诗歌边缘化的主因。

新诗中,确实出现过许多和人民大众血脉相连的作品,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臧克家的《老马》、贺敬之的《白毛女》、《回延安》等,至今震撼人心。艾青的诗歌,具有世界影响,他反对形式主义,他才是真正懂内容和形式关系的,内容和形式二者不可分,是一体的。文艺存在的理由,就是这种不可分割性。

概言之,人民需要好诗、真诗、引领人民精神向上的诗。

具体来说,这样的诗歌,应该是和人民血脉相连的,内容和形式融为一体,才能体现出诗的美。

诗坛景象:  
“诗歌边缘化”的困窘与“人人读诗”的盛况

度母洛妃

(诗人,香港文学促进会副理事长,香港华夏民族出版社总编辑)

引用一首歌名  
《东边日出西边雨》来形容目前诗坛的一番景象。曾几何时,刚听见这拨人为“诗歌边缘化”的困窘局面而叹息,转而又见那拨人热情洋溢地促进“人人读诗”的盛况。

诗歌遇上好光景了。这于社会、于诗人来说都是好事,难得之事。这是物极必反与矫枉过正规律中的重生,是一个民族之魂的振兴与洗礼。

任何时代,人们的感受与审美都不会离开本真的东西。不管是拙朴还是灵性的表达,最重要的是真诚的流露、生命的呐喊。

能够感动我们的诗都是从生命出发的。如我们熟悉的海内外诗人狄金森、勃朗宁夫人、席慕容、舒婷等,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不是为了成为诗人而刻意玩弄文字。更多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人性的探索。他们在表达上更有着共同的特点:抒情、唯美、意向、简明。

著名学者叶嘉莹说过:“读诗写诗是生命本能。”但我也认为,一个有良知的诗人,不仅仅为本能而写,为倾诉而写。也可多写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诗作,在百花齐放的创作中,要培养自己的正气和信念,或更高的精神信仰。而不仅仅是把诗歌当作个人情绪的发泄。也不要沉迷于一大堆让人昏眩的意象与技巧的构建,使得本来用于表达内心最真切情感的诗句沦为失血的木乃伊。

## 无奈中生出的美丽翅膀

黄豆米

前几天侄儿张子昱接到第一志愿填报的某飞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他身边的亲人们仍在梦中,尽管十多天前已从互联网公布的提前批次录取名单中得到这个喜讯,但谁都回不过神来。回首子昱做起飞行梦,完全是他操心不已的父母的无奈之举。

子昱上初中后身体猛发育,几天蹿高一头,性格随之变得马驹样不服管教。眼睁睁看着社会污浊空气把孩子一点点包围,他的父母使尽浑身招数防护墙,均告失败。一筹莫展之际,做父亲的想到了航模爱好,尝试着用这种方式来释放小子过旺的精力。从此,夫妻俩找到一根救命草似的,假日寸步不离地陪儿子去航模学校,不惜金钱让孩子去参加全国性航模活动,把孩子武装得有模有样。

我们这座城市没有专门供航模爱好者飞模型的地方。子昱飞模型最逼真的地点,是距城几十公里外一片待建楼盘的空地,比足球场大,尽管荒草没小腿,草丛中四处水洼,雨天白昼都蛙声一片,仍有人来飞模型放风筝。我印象中子昱在这片荒地上,飞机连失事败得最惨,也飞得最漂亮。子昱几次把飞机飞上农舍房顶和树上,上房头的还可以请主人帮忙拿下来,上树的父子俩也可以爬树上去取,有次

飞上高塔吊车,弄出台惊险戏来。

飞上高塔的是子昱最自豪也非常难遥控的一架超大飞机模型,只有这样大的平地才飞得了。它有两只红彤彤的翅膀,我见它伏在草地上像非洲火烈鸟一样美丽,叫它火烈鸟。子昱为这架模型狠下了些功夫,搭进不少课余时间,也飞得过瘾。火烈鸟在这上空飞翔了几个周末后,地上的建设项目准备开工,竖起台高塔吊车。主人还算客气,没正式开工之前,还让别人放风筝飞模型。有个周末,子昱飞火烈鸟飞得把村庄里的孩子妇女们都吸引来看,头戴安全帽的民工们停下手的话,来看人怎样操控模型。子昱一得意走了神,模型飞上了吊车塔顶,任他如何遥控,模型在上面被死死挂住了。吊车才进场,升降笼还没安装,高耸入云的塔顶近百米高,谁敢赤手空拳上去取模型?出钱请民工爬上去拿,没一个愿意,老爸被激将了,说我上!几步蹿上塔吊……

如今看着子昱的飞行学院录取通知书,眼前又出现两年前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幕:一个40多岁的男子空手攀高塔吊车,人在空中越变越小,如一只钢铁树枝上移动的鸟儿;地上围观人群看惊险表演一样呆了,其中一个大男孩和他的妈妈逐步找位置,预备接空中飞下来的模型和人。做父亲的为了儿子心爱的飞机模型一时忘命,事是蠢,情却让人动容。

子昱着迷火烈鸟期间,一家航空公司把

徐芳

墓地。一家三口。男大人和女大人携一女小人(孩子),男大人和女大人右臂皆佩黑纱,别针上插一朵小白花。女小人细小的胳膊上,也松松地环着一圈黑布,别针上插一朵小黄花——据说这是与逝者隔两代人的一种标志。

爸妈双膝跪着,女孩儿几乎趴在地上,“小孩子没膝盖”——这话谁说的,似乎是奶奶吗?可她一点都不觉得害怕。父母在她的两边,并不说话。她左看看右看看,按捺不住向着一束鲜花,或是向着火盆里燃烧的纸钱提问:“奶奶,你为什么要死啊?”

爸爸仰起一直低垂的脑袋,视线不纠缠在墓碑的字上,他看天,久久。

妈妈唉了一声,从口袋里摸出一把什锦糖,放到墓碑前。搂孩子到自己怀里,撕心裂

肺地痛哭:“妈,你听见了吗?小丽问您:为什么要死啊?”

爸爸再握住孩子小小的手掌,抚慰道:“没事!没事!奶奶就是老了,爷爷叫她走了……”

“爷爷开心了?”她眨眨小豆子一样的黑眼睛,问。

“爷爷开心了。”爸爸不眨眼睛的,用肯定语气回答了孩子。

“爷爷像小丽一样喜欢奶奶吗?”她除了在照片上,从没有见过活的爷爷,似乎有些不放心。

“爷爷当然像小丽一样喜欢奶奶……”这

## 小丽

## 丽

一会儿,他的回答明显有点迟疑,那么问题还是来了!

“要是爷爷不喜欢奶奶呢?会吵架吗?”

爸爸低声应着:“不会的,不会的……”

可能因为某种孩子才具备的奇特视听,使她莫名其妙:“是真的,是真的!”甩手蹬腿的样子,活脱一个小儿耍赖。

一切似乎都是自生自灭,无始无终的,包括孩子的哭闹。

以至于爸爸可能觉得自己宁愿逃走,也不要这个难做的父亲了(女孩想:这个念头他一定有过的吧?)他拍了她两下,其实,也只

不同的人民需要不同的诗

安琪

(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网总编室主任)



7月26日,“中国好诗·第一季”的首次发式上,每位入选作者朗诵自己的诗歌,朗诵的诗作均有大屏幕展示,因此读者可以很轻易地看到诗作内容。

去年,一套名为“标准诗丛”的诗集朗诵会也在此举行首次发式。

两次朗诵会我遇到的诗人并不多,但整个活动大厅座无虚席,放眼一望,无论衣着打扮还是神态举止,都可看出这是一批经常来此享受免费精神午餐的市民朋友。人民需要什么诗的问题在两场朗诵会之后被提了出来并引发争鸣。

先说“标准诗丛”这一场,当欧阳江河朗诵完《致苏武》后,听众席上便站起一个中年男人用很高的嗓门说听不懂,并请问此诗何意。欧阳江河现场做了解答后说了一句,为什么我们读到古代经典如屈原的《离骚》,我们读不懂时都是反思自己水平太低,而不会对《离骚》提出质疑,但对当代诗却是,谁都有自己有权说三道四。欧阳江河此言一出,那个中年男人拉高嗓门说,你的意思是我不必写上10首诗。诗不要比量,要比质!

诗当然谁都可以写,天赋写作权嘛。但有个标准问题。不是会码字的,码了字,就告诉别人,这是小说,是散文,是诗歌。你可以分行码字,但不能随便一行行就叫诗。写文章,是给读者看的。你也可以写得让别人看不懂,那我建议:不如不写!

诗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他的诗不仅短,写的速度还极慢。基本上是四到五年才出一本诗集,每本诗集也就20来首诗,一年也未必写上10首。诗不要比量,要比质!

现当代诗人,被读者认可的就那么几个,作品也有限。我们是诗歌大国,有庞大的受众群体,根基很深不可撼动。需要做的是冷静地去反思,为什么写诗?

我觉得当下诗歌正面临着高度繁荣的契机,这个契机是互联网给的。关键是写出打动读者心弦的诗。

你可以分行码字,但不能随便一行行就叫诗

七月

(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诗人这个称谓是值得敬畏的。我是不赞赏写几首诗或者说写了几句分行的文字,就开始自诩是诗人,甚至以著名诗人身份招摇撞骗。我对老一辈作家、诗人都很敬重。

“五四”以来,白话文挣脱了文言文的铁链,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奠基人。

现在有两个极端,一边是诗歌活动此起彼伏,一边是诗集卖不出去。现在出诗集,一般都是自费出版,朋友之间免费赠送。我一直坚持不赠不送,还诗歌的尊严。

诗当然谁都可以写,天赋写作权嘛。但有个标准问题。不是会码字的,码了字,就告诉别人,这是小说,是散文,是诗歌。你可以分行码字,但不能随便一行行就叫诗。写文章,是给读者看的。你也可以写得让别人看不懂,那我建议:不如不写!

诗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他的诗不仅短,写的速度还极慢。基本上是四到五年才出一本诗集,每本诗集也就20来首诗,一年也未必写上10首。诗不要比量,要比质!

现当代诗人,被读者认可的就那么几个,作品也有限。我们是诗歌大国,有庞大的受众群体,根基很深不可撼动。需要做的是冷静地去反思,为什么写诗?

我觉得当下诗歌正面临着高度繁荣的契机,这个契机是互联网给的。关键是写出打动读者心弦的诗。

检验好诗的唯一标准,就是读者

张金春

(军旅作家、诗人)



笔者所在的某诗歌微信群经常为诗歌的政治性吵得不可开交,有的认为诗歌就应该为时代而歌、弘扬主旋律,有的认为诗歌就是纯粹的艺术、不可无病呻吟。

我在参与诗歌群的建立和维护中,发现有些人专门喜欢发布一些负面的信息,如某诗协领导作风不正派,某某诗歌活动背后有阴谋……我觉得这种小道消息大多无从考证,不可随意转发,容易混淆视听。除了那些喜欢猎奇和窥探的人外,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喜欢正能量的诗歌和资讯,因为正能量可以使人们拥有一个积极心态。

一首好的诗歌就是一把冲锋号,就是一本宣言书。战争年代著名诗人田间以平朴的描述和激昂的呼唤形成了明快质朴的风格,其诗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给战斗者》传遍全国,表达了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是当时公认的优秀政治抒情诗,田间也被誉为“擂鼓诗人”“时代的鼓手”。

今年4月26日著名诗人汪国真逝世,再次引起民众对他诗歌的回顾和思考。他的诗通俗易懂,在主题上积极向上、昂扬而又超脱,让许多人读懂了人生。

检验好诗的唯一标准,就是读者。



旷野呐喊诗韵出 李法明画



与其羡慕别人风光,不如自己闯出一片辉煌 赵春青画

是为了让她快点安静下来。

一年后,小丽的父亲终于走了。他和小丽吵嘴,说的是喜欢不喜欢的话。可究竟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小丽没搞懂,小丽说竟连她妈也没怎么搞懂。

后来,母女俩因此常常互猜心事。妈妈会特别温柔,特别强调的,一遍遍重复车轱辘话:“小丽,你爸爸不喜欢的是我,这跟你无关!”于是,小丽就特别安静地轻轻说:“嗯,我知道。”然后可能把头低下去,低下去,直到到了手臂里,她安安静静地哭,心想:爸爸不喜欢我呢,别骗我……

十年后,晚习后,敏和小丽常背着书包一起去吃夜宵。一把大伞下,细铁丝上串着羊里脊、鸡腿、鸡腿等等。烤脆了、香了,撒上胡椒粉之类就可以吃,常有一般大的学生,坐在小凳上等候,所以她们站着。忽然,她把双手插在裤袋里,伸直双腿,舒展自己的身体,说:

“这辈子不会有喜欢的人了!”敏诧异,也由不得怀疑:疯丫头,说话早了吧?莫非已经有了人?!结果,小丽吓了一跳,扭头食指,心无旁骛,对手中玉米棒,做出超高忠度的模样——敏至今还记得。

二十年后,敏成了家。小丽一人一家,自然是敏去她的处所说话。可敏每每见小丽独自坐在佛龛前,身披法衣,身旁陈列着佛教典籍、法器和一杯清茶,正前方还有香炉和一束四时鲜花。袅袅檀香和缕缕花香,仿佛要把周围专属于存在的气味用力盖住,再沉沉吸收到灵魂深处。

前几日,小丽对另一个小友忽然发话:她想写我,那就写吧!据说表情很严肃,再没有多余的话——所以我写得实在不那么轻松。听说她还是去了什么什么山,什么什么山里的庙了。并没有读到这篇劳什子,也就是说:她“喜欢或不喜欢”——不说了,就不说了吧?

##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南方企业 举办书画展纪念抗战胜利

本报讯 (记者钱培坚)近日,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南方企业和上海中华书画协会联合主办的《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明——胜利杯”书画篆刻展在上海开幕。

在参展的作品中,篆、隶、行、楷应有尽有,各类作品丰富多彩,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可以说,此次展会,既是行业职工文化的展示,更是行业企业文化的丰硕成果。

## 山东举办“中国梦·劳动美·爱国情” 职工书画展

本报讯(记者丛民 通讯员孙晓冬)8月2日,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文化厅、省文联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梦·劳动美·爱国情”山东省职工书画展在山东省文广新局拉开帷幕。展出的200余件书画作品是在申报参展的600多件美术书法作品中遴选出的,并得到了评审专家的肯定。经过专家认真评审,共评出美术书法获奖作品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优秀奖136名。



欧阳

每年高考之后,关于“状元”,都有很多热门话题。名校争抢高考“状元”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学不惜花巨资招揽